

《聲韻論叢》13: 219-250.

台北：學生書局，2004

變化中的汐止音：

一個台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台灣語文學系

洪惟仁

1. 前言

由青年語法學派到結構語言學派，語言學家相信語言的變化是如此緩慢與漸進，以致無法直接觀察(Bloomfield 1933)。他們所看到的語言變化無非是已經變化的結果(Hockett 1958)，他們無法觀察語言變化的過程，當然也無法解釋變化的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只能考證歷史上曾經發生*x→y 這樣的音變規律，但是我們不知道*x 是怎麼變成 y 的。

1960 年代由一個化學工程師 William Labov 及其信徒所開創的「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對語言的研究作了一個劃時代的突破。他運用統計的方法，把從前被人們看成是雜亂無章的語言變體，包括方言差異及自由變異，整理成有秩序的、有意義的語言現象，看到了語言的「有序異質的(orderly heterogeneous)結構」。

「有序異質理論」不但使我們了解語言的實際，同時，當我們把不同年齡層的語言加以排比時，變化中的語言便清楚地呈現在眼前。於是我們可以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微觀地」看清語言變化的實際過程，並且了解變化的機制，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社會語言學把歷時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做有效的聯繫。

本文即站在以上的觀點，採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對變化中的汐止音作一個調查研究。研究方言變體在社會階層的分佈稱為「社會方言學」(sociolinguistic dialectology)，本文以年齡為變項，就不同的字類比較老年層和少年層的字音變體分佈，由數據中看出汐止方言語音變化的「表面時間」(apparent time)，雖然表面時間有時不等於一個方言真正在進行著變化(change in progress)，但是通常的情形，根據表面時間就可以推斷一個方言正在進行著變化。

當然，證明一個方言是否正在變化最好是「真實時間」(real time)的比較，但是「真實時間」的比較需要文獻的累積，筆者博士論文(洪惟仁 2003:65-96)已經根據鍾露昇(1967)的調查和我們的社會方言調查資料做比較，證明了台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變化。汐止方言很可惜缺乏可以進行真時比較的調查資料，但是根據台灣閩南語的證明，我們推斷汐止方言調查資料所顯示的「表面時間」也正是汐止方言正在進行著變化的證據。

2. 汐止方言的社會方言學調查

汐止鎮位置台北市和基隆市的中間位置，依據洪惟仁 1993a,c 的調查結果，汐止方言屬於閩南語泉州系安溪腔，和坪林、三峽、林口等屬於一個方言區。台灣的安溪腔保存了《彙音妙悟》時代的大部分音韻區別，除了保存一般泉州腔普遍保存的〈居〉字母[-i/-u]、〈科〉字母[-ə]的古讀之外，還保存了一般泉州腔罕聞的〈雞〉字母[-əe/-ue]和〈恩〉字母[-in]的古讀，使得汐止泉州腔成了台灣最保守的泉州腔。

但是汐止市位於台北市邊緣地帶，近年來由於台北市人口膨脹，汐止成了台北市的衛星都市，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尤其中山高、北二高兩條高速公路交會於此，交通方便，大樓林立，十年來汐止人口由 5 萬增加到目前的 15 萬，十年間人口約膨脹了三倍之多，造成 1999 年升格為市。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汐止古老的安溪腔受到很大的挑戰，音韻、詞彙、語法受到台灣優勢腔、以及華語很大的影響。本文只討論汐止的音韻變化。

汐止方言是個典型的泉州系方言，在台灣所有的方言中，汐止所保存的泉州古音(特別是在韻母方面)最為豐富，這一點和 200 年前的泉州韻書《彙音妙悟》一比較就明白了。至於台灣優勢音則是「漳泉濫」(ciang¹cuan⁵lam⁷)，也就是漳州音和泉州音的混合，這個混合腔正以強大的勢力向整個台灣地區傳播，所有弱勢的方言特色都逐漸在競爭中落敗而消失。

本調查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調查在 1997 年 6-7 月及 1998 年 8 月，參與調查的有：洪惟仁(14 人)、駱嘉鵬(2 人)、潘科元(2 人)、程俊源(2 人)、林金城(2 人)；鄭曉峰、陳淑欣協助整理。這次只調查勞動階級，人數只有 24 人。

西元 1999 年 7 月 9-16 日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¹，我帶著助理及學生以下我們的妻兒，包括助理林秉慧、元智大學中語系學生陳逸華、陳棚現、葉豐儀、魏佳雯、內人黃美慈及小犬洪敦歙、洪敦涵等 9 人再到汐止重新調查。這次的調查範圍，擴大調查白領階級的發音人。

因篇幅所限，本論文只處理勞動階層部分，大部分的資料都是 1997-98 的調查所收集的。

3. 研究方法

在本調查進行之前，我們已經對汐止方言做過老年層的方言調查，並做過領航調查(pilot survey)，對汐止方言的音韻系統，方言特色，以及變化中的音韻已經有全面的掌握。根據汐止的特色，設計了一份問卷，與本文有關的調查詞項說明參見附錄。

汐止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選的發音人分為勞動(農民、工人、小商人)、白領(公務員、教員、公司職員、百貨公司或大賣場店員)兩個階層。年齡以西元 2000 年

¹ 汐止方言調查是在國科會計畫〈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1/3)〉編號 NSC 88-2411-H-007-005-第一年期完成的。

為準，分為 4 層：老年層(60 以上)、中年層(40-59)、青年層(20-39)、少年層(19-15)，每一個年齡層，男性、女性各調查 3-5 人；共調查 56 人。

發音人選定的資格標準：1 本地出生；2 父母至少一人世居本地；3 不能長期住在外地。

調查資料先用錄音帶錄音，然後將錄音呈現的類型編碼(coding)，直接輸入電腦，然後用駱嘉鵬先生所設計的統計程式，計算出所需要的某些字或某類字的類型的筆數及百分比。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不能在此把所有的結果呈現出來，本文只討論幾個重要的語音特徵，年齡層也只選擇老年層和少年層來做比較，因為汐止方言語音上的變化相當激烈，雖然只比較兩個年齡層的變體，已經夠顯示變化中的汐止音了。

4. 調查結果

從老派的語音特徵中，我們知道汐止方言保存了很多古代泉州音的語音特徵，但是從調查結果，我們看出汐止方言的音韻正在進行急速的變化，明顯的向台灣優勢音靠攏，有少數特徵是受到華語的影響，另外有些因受到外來影響而過度修正，變化出其他方言沒有的新音。

所有字音上的變化並不是整齊的由一個音位或音讀變化到一個新的音位或音讀，而是遵循著「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的原理，先發生在某些字，然後擴散到其他的字上；但所謂「詞彙」並不是散亂的，而是可以分類的，同一個音在不同的環境、不同字類下產生不同的變化速度，我們姑且把這個現象叫做「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茲分析如下：

4.1 向台灣優勢音靠攏

汐止方言是典型的泉州腔，調查顯示汐止方言四個世代的音韻正在發生急速的變化，總的趨勢是向台灣優勢音靠攏。²調查結果如下。

4.1.1 聲母部分

汐止〈入〉字頭有兩個重要變體，即[dz-]和[l-]，前者是舊形式，後者是新形式，整個趨勢是由[dz-]變為[l-]，不過並不是所有的字變化的速度都一樣。這個變項可以分為兩個字類，即陽聲韻的字和非陽聲韻字。非陽聲韻字(包括陰聲韻字、入聲韻字)已經有 35%的 [dz-]變為[l-]，但到了少年層則全部變成[l-]了；陽聲韻字如「韌」、「潤」等變得更快，老年層就有 75%變成[l-]，少年層則有 96%變成[l-]，由此可見，dz→l 是一個自然的趨勢。

(1)

字 類	變 體	老年層	少年層
-----	-----	-----	-----

² 這裏所謂的「台灣優勢音」指的是台灣閩南語在地理上分佈最廣方言變體，同時也是普遍的發展趨勢，整體而言就是「台灣普通腔」(general Taiwanese)。台灣普通腔的內容需要經過調查，筆者雖然已經做了「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畫」、「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勢」兩個國科會計畫，完整的報告尚未正式發表，重要的趨勢詳參拙著《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2)及博士論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洪惟仁 2003)，此次無法細表。

〈入〉：非陽聲韻	舊[dz-]:新[l-]	65:35	0:100
〈入〉：陽聲韻	舊[dz-]:新[l-]	25:75	4: 96

另外是一些特殊的對應。如表(2)所示的三個字「權」、「脈」、「夾」等。調查結果如下：

(2)

字 類	變 體	老年層	少年層
送氣成分：權字	泉[kuan ⁵]:漳[khuan ⁵]	80 :20	57:43
鼻音成分：脈字	泉[beŋ ⁸]:漳[m̃ɛŋ ⁸]	100 :0	25 :75
鼻音成分：夾 _柔 字	泉 [gəeŋ ⁴]: 新 [geŋ ⁴]: 漳 [ŋɛŋ ⁴]	100:0:0	0:7: 93

「權」字泉州腔是送氣音，而台灣優勢音和漳音一樣不送氣。汐止少年層已經有將近優勢腔化了。

泉州音的去鼻化作用比其他方言快，「脈」、「夾」沒有鼻音，但台灣優勢音和漳音一樣有鼻音。調查結果顯示，汐止方言因為受台灣優勢音的影響，傾向於唸鼻音，如「脈」字(明母)老年層完全沒有鼻音，唸[beŋ⁸]，但少年層已經有75%唸成鼻音的[m̃ɛŋ⁸]；「夾」字(見母)汐止老派念 k-或 g-聲母，但是少年層93%唸鼻音ŋ-了。

4.1.2 央元音部分

台灣優勢音沒有央元音，汐止方言保存豐富的泉州央元音，但是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汐止的央元音正急速的消失。老年層幾乎全部保存央元音，但是少年層則跟著台灣優勢音變成前元音(漳州腔化)或後元音(同安腔化)。調查結果如下所示：

(3)

	變體	老年層	少年層
〈居〉：汝類	泉[i]:同[u]:漳[i]	100: 0:0	17: 0: 83
〈居〉：煮類	泉[i]:同[u]:漳[i]	96: 0: 4	28: 53: 20
〈科〉：粿類	泉[-ə]:漳[ue]	100 : 0	23: 69
〈科〉：塊類	泉[-ə]:漳[e]	100 : 0	19: 71
〈雞〉：稽類	泉[-əe]:同[ue]:漳[e]	91: 0: 9	2: 2: 96
〈雞〉：提 _拿 字	泉 ¹ [thəeŋ]:泉 ² [thəŋ]:新泉 [thueŋ]:漳[theŋ]	20: 20: 20:40	0 : 0 :0: 100
〈恩〉	泉[in]:同[un]:漳[in]	90: 10: 0	22: 2: 76

汐止泉州音共有四個字母的字保存央元音，其中三個韻母各可以再細分為兩類。由上表可知，老年層幾近百分之百保存央元音的音讀。但是央元音急速消失。

〈居〉字母隨著台灣普通腔的發展，分化為兩類。變成非央元音的比率，「汝」類字老年層 0%，少年層高達 83% 變成漳州腔的 -i；「煮」類字老年層只有 4%，少年層高達 53%變成同安腔的 -u。

〈科〉字母老年層 100%保存央元音，少年層保存央元音的只有二成左右，其餘的按偏漳的台灣優勢腔也分為二類變成非央元音，粿類字 69%變成優勢的漳音 ue，塊類 71%變成優勢的漳音 e。

複音韻的央元音消失得更快，少年層幾乎沒有人讀央元音了。〈雞〉字母稽類字老年層已經有 9%變成漳音 e，介音消失了。「提」字變的最快，老年層已經有 40%變成漳音，少年層則 100%變成漳音。

〈恩〉[in]字母沒有〈雞〉字母變的那麼快，少年層保存[-æ]讀的是 0%，保存[in]讀的有 22%之多。

汐止央元音的崩潰反映了台灣閩南語泉腔方言央元音崩潰的普遍趨勢(詳參洪惟仁 2002, 2003: 119-148)，當然也反映了整個閩南語的音變趨勢。

4.1.3 鼻化元音部分

鼻化音韻母部分也是漳泉音的差異所在。鼻音韻可分為兩大類，一是主要類，對應的字數很多。如《彙音妙悟》屬於〈青〉字母和〈箱〉字母，另外一類字數較少，如〈關〉字母、〈毛〉字母或個別字零星的差異如「罵」。

下面所選的幾個字音台灣優勢音偏漳，汐止顯然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逐漸漳腔化了。下表列舉七個字類的調查結果：

(4)

〈毛〉字母：物字	泉[mŋʔ]:漳[miʔ]	100:0	25:75
〈毛〉字母：毛字	泉[mŋ]:漳[mō]	87.5 :12.5	20:80
〈關〉字母：縣類	泉[-uĩ]:漳[-uan]	80 :20	0 :100
〈關〉字母：橫類	泉[-uĩ]:同[-uã]	100:0	53:47
「罵」字	泉[ma]:漳[me]	100:0	67:33
〈青〉字母	泉[-ĩ]:漳[-ē]	100:0	73:27
〈箱〉字母	泉[-iũ]:漳[-iō]	100:0	100:0

上表顯示，老年層仍然保存泉音，最少的〈關〉字母縣字類也有 80 保存泉音，〈毛〉字母毛字 87.5%唸成泉音。但是這兩個字類到了少年層絕大多數變成漳音。

其餘的鼻音韻類字泉音顯示比較大的韌性。由上表第四個變項以下，老年層全部保存泉音，少年層變成漳音的都不超過一半，還是以泉音為優勢。

尤其〈青〉字母還有 73%唸[-ĩ]，雖然整個台灣的音變趨勢，漳音[-ē]比較優勢，但是汐止仍然有 73% 的少年層保存泉音。至於〈箱〉字母的字，泉音[-iũ]，漳音[iō]，台灣優勢腔同泉音，汐止當然也保存泉音[-iũ]，沒有變成漳音[iō]的。

由此可見，汐止方言漳泉元音的競爭，雖然央元音部分泉音慘敗，但鼻音部分除了少數零星字以外，主要類泉音仍然保持優勢。

4.1.4 介音部分

漳泉之間有少數字介音有不規則對應，如「雙」、「針」、「奇」、「囡」……等，泉州音沒有介音[-i]，台灣優勢音偏漳，有介音[-i]，漳泉競爭結果還是漳音得了優勢。請看下表：

(5)

	變體	老年層	少年層
雙	泉[-ø-]:漳[-i-]	75 :25	0 :100
針	泉[-ø-]:漳[-i-]	80 :20	0 :100

以上兩個字音，汐止老派已經受到偏漳的台灣優勢音影響，有 20-25% 漳腔化，而少年層則全部漳腔化了。

再參照表(3) 〈科〉字母稜類，泉音是開口音，並沒有介音，但是漳泉音競爭的結果，合口的漳音 ue 讀反而佔優勢。由此看來，在介音的部分，漳音比較強勢。泉腔的汐止方言可以從漳音吸收了泉音本來沒有的漳腔介音。

4.1.5 聲調部分

(1) 主聲調(八音)

泉州腔的三個聲調特色：陽入本調、陰上變調唸升調[23]，陽平變調唸低調[11]。汐止方言的這三個特色都在衰退之中而逐漸優勢腔化。另喉陽入亦顯示脫落韻尾喉塞音之趨勢。以上是個變項調查結果如下：

(6)

	變體	老年層	少年層
陽入本調	泉[23]:同[33]:漳[22]	13: 18 :68	0 :0 :100
陰上變調	泉[23]:漳[33]	30: 70	14:86
陽平變調	泉[11]:漳[22]	100: 0	7 :93
喉陽入喉塞音脫落	保存[-ʔ]:脫落[-ø]	40:60	0 :100

升調[23]是泉州腔陽入本調的特色，汐止老派仍有 13%唸升調，不過汐止的陽入升調只是微升，不如鹿港升調那麼陡峭，已經有平調化現象。從類型來看，泉州腔陽入調型平調化有兩個變化類型，一種是變成高平調[3]，如同安、淡水、三重、新竹、澎湖等，調長甚短，屬同安腔方言，也有變長調的同安腔方言，如台北縣三重一帶的新派，汐止老年層有 18%唸高平調，調長稍長，屬於這個類型；另一種是變成中平調[22]，台北地區不論漳泉，大部分屬於這個類型。汐止老派已經有 68%唸中平調[22]了，少年層則全部變成中平調。

陽入唸中平調不但是北部漳州腔的特色，也是台灣優勢音的傾向。台北的安溪腔被由三芝、石門、金山、萬里、基隆、貢寮、宜蘭、桃園等略成環狀的漳州腔所包圍，內部又有內湖、士林、板橋、中和、永和的漳州腔，在漳州腔內外包

抄、裡應外合之下，安溪腔的聲調逐漸中調化，亦即漳腔化，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現象。

陽入變成中平調[22]之後，和陽去聲[22]就只有韻尾有無喉塞音的區別了。因為差別太小，陽入聲韻尾喉塞音韻尾[-ʔ]傾向於脫落而與陽去混同。這個傾向也表現在汐止方言。老年層已有 60%脫落，少年層則完全脫落。

泉州腔第二個升調是陰上變調，汐止方言的老年層已經有 70%顯示平調化現象，少年層升至 86%。

泉腔第三個特色是陽平變調歸同陽去，但汐止方言也傾向於變成中平調，也就是變成類似漳腔的台灣優勢腔。

總而言之，汐止在聲調方面的變化呈現一個總的傾向，就是平調化和中調化。這個傾向也正是台灣閩南語的一個總趨勢。³

(2) 隨前變調

隨前變調是發生在輕聲音節的一種加掛的傳調現象。一般台灣閩南語趨向補語「來」唸隨前變調，但「去」只能唸原來的固定低調輕聲，但在汐止方言，無論「來」或「去」，大部分都唸隨前變調輕聲。不但如此，台灣優勢音的隨前變調只能運用於舒聲音節，入聲之後的輕聲調型都是固定低調，而汐止方言，入聲後的輕聲音節卻也可能隨前變調，傳前字入聲字的元音調尾⁴。茲將調查結果列表如下：

(7)

	變體	老年層	少年層
舒聲後的「去」	隨前變調:固定低調	65:35	0:100
入聲後的「去」	隨前變調:固定低調	60:40	31:69

老年層接在舒聲字之後的輕聲「去」有 65% 唸隨前變調，接在陽入聲之後的有 60% 唸隨前變調，數字差不多，可是前者在少年層完全不讀隨前變調，100% 唸固定低調輕聲，後者只有 31%唸隨前變調，大約只有老年層的一半。由此可見，汐止地區的隨前變調類型正在急速地退化，整個傾向是接受台灣優勢腔趨向補語「去」不唸隨前變調的限制。⁵

「去」唸隨前變調是台北閩南語的區域性方言特徵，在台灣頗為特殊。由於二十世紀末期南部人口的大量擁入台北地區，台北方言受到很大的影響，汐止的隨前變調可能是在這個影響之下開始沒落，凡是台灣優勢音不唸隨前變調的，汐止少年層也不再唸隨前變調了。

³ 參見洪惟仁博士論文(2003:163-178)的論證，該文用了很大的篇幅證明台灣閩南語聲調變化的總趨勢即是平調化與中調化。

⁴ 汐止這種聲調類型的分佈包括整個台灣縣市或者更廣的範圍，詳細情形尚待調查。

⁵ 入聲音節後面反而比舒聲音節更容易保存隨前變調，這是一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3) 「仔」前變調

汐止的「仔」前字變調相當紛雜，三種不同的規律並行於汐止方言，即使在老年層中，也沒有一條規律是 100% 被接受的，因此我們在汐止所聽到的「仔」前變調可謂五花八門。除了「仔」前陰平穩定唸中調[22]之外，所有的聲調都有變體。

(8)

仔前字調類	變體類型	調值說明	老年層	少年層
陽入	低短調	低調[1]	44	0
	低短調中調化	中調[2]	56	100
陽平、陽去、喉陽入	低長調	低調[11]	56	4
	低長調中調化	中調[22]	44	96
陰上、陰去、喉陰入	高長調	高調[33]	86	79
	高長調升調化	升調[23]	14	0
	高長調中調化	中調[22]	0	21
陰入	高短調	高調[3]	89	64
	高短調升調化	升調[23]	11	0
	高短調中調化	中調[2]	0	36

以上每一個環境有 2 至 3 種變體，第一種變體基本上是主聲調的原變調(除了原變調[31]→仔前[33])，是最原始的形式，拉下線的變體是較新的形式，也是台灣優勢音。根據我們的調查，台灣優勢音多半有低調中調化情形，但較少高調中調化。汐止有一半的老年層，「仔」前字調為高調時，保存原變調，沒有中調化現象；只有低調顯示較高的中調化現象，低長調中調化：44%，低短調中調化：56%，但少年層低長調中調化：96%，低短調中調化 100%，顯示汐止少年層明顯向台灣優勢音靠攏。

至於高調中調化，老年層是 0%，卻有 21-36% 的少年層發生了高調中調化，於是「桌仔」和「刀仔」混同了。這個現象不是台灣優勢音，應該是汐止創新的語音現象。

汐止另有「高調升調化」的現象，這可能是古音的遺留，請回憶汐止老年層仍有 30% 的陰上變調是升調，「仔」前變調陰上唸升調是保存古調，不過「仔」前變調唸升調的只有 11-14%，顯示老年層的升調在「仔」前的環境比主聲調變調的環境較早接受台灣優勢音。至於少年層，陰上變調還有 14% 唸升調，「仔」前變調唸升調的：0%，顯示新派的「仔」前變調，已經完全放棄了升調了。

4.2 華語的影響

華語對汐止方言的影響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說，一是華語已經消失的音，台語也跟著消失，譬如中古〈疑〉母字，現代華語都是無聲母，標準台語則對應於〈語〉

字頭 g-，汐止少年層因為受到華語的影響，把〈語〉字頭的字唸成無聲母了，因此少了一個/g-/聲母；另外華語沒有對立的，汐止新派也失去了對立，閩南語無論漳泉，/ɔ/ 和 /o/[o/ɤ] 都是對立的音位，/o/汐止老派 100%唸成[o]，汐止少年層則有 18% 唸成[ɤ]，這是音值上受新派台灣優勢音的影響；另有高達 65% 的少年層 /o/ 和 /ɔ/兩個音位混同了，這是受到華語音韻上的影響，華語沒有 /o/ 和 /ɔ/ 的對立。

一是台語程度的衰退，許多新派因為接受華語教育，學會了華語，反而忘了台語怎麼說，不是完全改用華語音，就是改用較常用的讀書音，如果不知道台語文讀音就用華語讀音「類推」(analogy)。譬如以下的梅字、媒字無論漳州音、泉州音在我們所設定的環境中(「梅仔」m⁵a²、「媒人」hm⁵lang⁵)都是唸白話音，但是汐止的少年層有 71-100%的人唸文讀音。「梅」字出現在「梅花」mui⁵hue¹一詞，應該是少年層所知的文讀音，但是「媒」字的文讀音 mui⁵，不在口語中出現，所以我們認為 mui⁵ 讀是受華語影響而類推的新文讀音。

〈科〉字母「塊」(thē³/thə³)類有一個「退」白讀字，老派 100%都唸[thə³]，老年層有 57%漳州化為[thē³]，另外有 29% 的少年層唸[thue³]，這個音是文讀音，但是「退」的文讀音很少在口語中使用，我們不認為汐止的少年知道文讀音怎麼讀，我們認為 thue³ 跟 mui⁵ 一樣都是受華語影響而類推的新文讀音。只是正好跟舊文讀音相同而已。調查結果如下：

(9)

	變體	老年層	少年層
〈語〉字頭	舊[g-]:新[ø-]	100:0	72:28
〈刀〉字母	舊[o]:混同[ɔ]:新[ɤ]	100:0:0	18:65:18
〈梅〉字母：梅字	泉[m ⁵]:新[mui ⁵]	100:0	29:71
〈梅〉字母：媒字	泉[hm ⁵]:新[mui ⁵]	100:0	0:100
〈科〉字母：退字	泉[thə]:漳[thē]:新[thue]	100:0:0	14:57:29

4.3 過度修正

所謂「過度修正」(hyper-correction)的意思是：雖然目的是為了遷就外來形式，但是遷就的結果卻不是外來形式的本來面目。汐止方言受台灣優勢音的影響，傾向於把泉州音替換成漳州音，但是因為「過度修正」的結果，卻變化出非漳州音的新音來。

比如〈科〉字母類字的「糜」字汐止泉音[bə⁵]，台灣優勢音的偏漳音[mue⁵]，汐止音如果要替換成台灣優勢音應該唸[mue⁵]，但是汐止音系裡本來沒有[mue⁵]音，[mue⁵]音對汐止人而言不好發，所以去鼻化變成[bue⁵]，這是一個新音，既不是泉州音，也不是漳州音。

又如「做」汐止泉音[tsəe³]，台灣優勢音偏漳音[co³]，不唸[co²]⁴]，汐止「做工」這個詞，有部分人(老 20%—少 25%)認為是[co²]⁴]，這是新音。以上兩個字都是「過度修正」的例子。

(10)

	變體	老年層	少年層
「糜」字	泉[bə]:漳[mue]:新[bue]	80 :0:20	14:29:57
「做」字	泉[tsəe ³]:漳[co ³]:新[co ⁴]	20:60 :20	0:75 :25

4.4 詞彙擴散

「詞彙擴散」的重要主張是音韻的變化，不是同一個音位或音類的字同時變化，而是一個字一個字變化的(Wang 1969)。必須所有 a 音的字都變成 b 音，這個音變的過程才算完成，在過度期間 a/b 是並存的。我們的調查證明了「詞彙擴散」的理論。但是汐止的音變不是自然的演變，完全是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而變的，也就是方言接觸的結果，因此一個音類往往隨著台灣優勢音的分類而分化為兩類，甚至兩類以上，這在自然的歷史音變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本文的結論證明 jpmggoam 接觸所引發的音變同樣適用詞彙擴散理論。

以下我們選擇《彙音妙悟》〈雞〉字母的 10 個字的調查來證明這種方言接觸所產生的詞彙擴散現象。台灣優勢音並不是汐止方言所接觸的唯一的語言，台北流行的同安腔對汐止方言也有一點影響，如前述的〈居〉字母字部分唸-u，就是接受了同安音。不過我們認為這個影響是透過台灣優勢音而來，不是直接的影響；另外一個重要的語言是華語，汐止新派無人不曉華語，前面說過，因為學習華語的結果造成母語能力的衰退，就以下所調查的 10 個詞素而言，「挨糶」已經在 57%的少年的台語中消失，「節」的白話音 cəe⁴/ce⁴ 已經在 33%的少年人的台語中消失。許多人會說華語「磨年糕」，卻不知到台語叫「挨糶」，用汐止腔來說就是 əe₂₂kə₃₁，這是台語詞素減少的情形。台語詞素減少的結果，當然是被華語所取代了，他們要表達相當的意思時不得不使用華語了。

另外有一種情形是雖然已經忘了白話音怎麼說，但是還記得文讀音怎麼說，於是就用文讀音去取代白話音。比如「過節」，按老派的說法應該是 kə₃₁cəe²₂₁，新派漳腔化的結果也應該是 kue₃₁ce²₂₁，可是汐止少年層有 33%把「節」唸成文讀音 ciat₂₁。

可見影響汐止方音的競爭對手不止一個，除了偏漳的台灣優勢音以外，還有同安腔，文讀音，華語音。

如果把所有的這些競爭的音都合併計算的話，那麼從少年層來看，下列 10 個〈雞〉字母字中有 9 個字 100%變成新音，只有「細」有 17%保存汐止的舊音。這 17%的舊音可以說是古音的殘留(residue)，雖然我們預測這個殘留的舊音不久的將來也是要消失的。

〈雞〉字母的舊音雖然在老年層有較好的保存，可是《彙音妙悟》(1800)《廈英大辭典》(1875)《台日大辭典》(1931-32)等文獻所記載的泉州古音[-əe]已經開始在汐止老年層崩潰了。以下的 10 個調查的詞素中，「做」、「提」、「會」、「地」等 4 個字只有 30-80%不等保存古音，部分人已經被漳音或同安音取代了。

(11)

老年 泉:əe 漳:e/o 同:ue 少年 泉:əe 漳:e/o 同:ue 文讀 不會

1做 _ㄨ	30	70	0	1做 _ㄨ	0	82	18	0	0
2提	30	50	20	2提	0	100	0	0	0
3會	75	25	0	3會	0	100	0	0	0
4地	80	20	0	4地	0	100	0	0	0
5挨	100	0	0	5挨	0	43	0	0	57
6節	100	0	0	6節	0	50	0	17	33
7初	100	0	0	7初	0	86	14	0	0
8街	100	0	0	8街	0	100	0	0	0
9雞	100	0	0	9雞	0	100	0	0	0
10細	100	0	0	10細	17	83	0	0	0

由以上的統計數字中，我們已經認識到，汐止方言泉州古音的崩潰並不是一時間發生而同時完成的，而是經由幾個世代，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被其他的音，尤其是台灣優勢腔所帶來的漳音所取代的。

4.5 結構擴散

汐止音系的四個央元音韻母，是和台灣優勢音最不同的地方，因此也是變化最快的韻類，但是四個韻類崩潰的速度不同，上文中雖然將〈居〉字母分爲「汝」類和「煮」類，〈科〉字母分爲「粿」類和「塊」類，但是不管其結果變成什麼音都是和舊音不同的，爲了顯示全類舊音的演變，因此以下不再細分，而依《彙音妙悟》原來的韻類合併計算。但〈雞〉字母除了以上所歸類的「稽」類字以外還有「提」字和「做」字，這兩個字比較特殊，爲單純化起見，暫時將之排除。

以下四個韻類，我們若將變體中的同安腔及漳州腔相加，代表變化後的「新音」，把泉州腔歸類爲演變的出發點「舊音」，則可以得到下面的數字：

(12)

	變體	老年層	少年層
〈科〉字母	舊：新	100：0	22：78
〈居〉字母	舊：新	99：1	20：80
〈恩〉字母	舊：新	90：10	22：78
〈雞〉字母：稽類	舊：新	91：9	2：98

由上面的數字看來，老年層和少年層新舊比例正好成反比例消長，其中特別明顯的是〈雞〉字母，幾乎全部變成新音了。〈雞〉字母是最不穩定的一個韻，變得最多。老年層四個韻保有舊音的比例高居 90% 以上、甚至 100%。但到了少年層前三個字類保存舊音的只有 20-22%，至於〈雞〉字母的[-æ/-ue]讀在青、少兩個年齡層差不多全軍覆滅，幾乎完全漳腔化了。

爲什麼〈雞〉字母最不穩定呢？我們認爲汐止〈雞〉字母的音變之所以比其他的字母快速和音節結構有關。四個央元音的音節結構可以擬爲如下：

〈科〉ə：CV	22%	〈雞〉æ：CVV	2%
〈恩〉in：CVN	22%	〈居〉i：CV	20%

〈雞〉æ 字母的音節結構是 CVV，第二個元音和第一個元音的舌位一樣高，都是中元音。CVV 是雙元音結構，雙元音結構通常其中有一個是滑音(glide)，或者長音。但是汐止的/æ/是一個音節裡有兩個元音，兩個元音都是中元音(mid vowels)，我們無法決定那一個是主要元音，那一個是滑音，這樣的音節違反了「響度序列原則」(sonority sequency principle /SSP)⁶。通常一個音節只能有一個主要元音，謂之韻核(nucleus)，韻核向外音段的響度，必須依次減弱。事實上汐止/æ/的實際發音，有些人的確唸成[ue]，這樣的音值便有一個響度序列，但卻出現了一個新的介音[u-]，可以算是韻核[e]的上滑音(on-glide)，可是這樣的介音也是很罕見的，無論音值如何，或音位的解釋如何，/æ/韻母確實是非常「有標的」(marked)元音序列。

有標的音在世界的語言中都是很少見的，並且在歷史上不穩定，容易變成其他較「無標的」(unmarked)音節。所以[ue]可以預測會變化成其他比較常見的音，現代泉州音除安溪系方言以外，包括同安方言、三邑(晉江、南安、惠安)方言幾乎全部變成[ue]，這可以說是一種「自然趨勢」。

汐止方言的〈雞〉字母演變的結果是變成 e，和其他的泉州方言不同，e 是漳音，明顯的汐止æ→e 不是自然音變，而是受到台灣普通腔的影響而漳腔化了。

4 結論

本文嘗試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微觀地觀察汐止方音的變化。透過調查的統計數據，我們把汐止不同年齡的音韻變化清楚地呈現出來，儘管這只是一種表面時間(apparent time)，我們可以推斷汐止方言正在進行激烈的變化。

汐止方言的一般趨勢是向台灣優勢音靠攏，我們所謂的「台灣優勢音」是根據變體在台灣分佈的情形以及許多社會方言學調查數據所顯示的台灣閩南語共同演變趨勢來決定的。

汐止語音變化的因素可以分為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s)和內在因素(internal factors)來解釋。

汐止方音向台灣優勢音靠攏這個事實表面上顯示汐止方言屈服於大環境的人口競爭力。台灣優勢音因為分佈廣，並且為多數人所接受，面對這樣優勢的競爭，汐止的古老泉州音毫無招架之力。

其次是華語的競爭，汐止和其他閩南語方言一樣，一個普遍的趨勢是 g-的消失和 o~ɔ 的混同，這是華語經由教育、媒體等政治及文化的壓倒性的競爭優勢所造成的變化。

然而汐止語音的變化並不全然取決於外在因素，也有語言社會學無法涵蓋的結構因素，而這種內在因素具有語音變化原理的普遍性，是語音變化的自然趨勢。

譬如<入>字頭 dz/z 讀在台灣老年層屬於優勢音讀，但是汐止方言的社會方言學調查所顯示的音變趨勢是 dz→l。我們是用功能負荷(function load)來解

⁶ SSP 有許多不同的名稱，Selkirk 1984 稱之為 Sonority Sequencing Generation(SSG)，又見 Spencer 1996:89。

釋：dz 在閩南語的聲母系統中很特別，它是唯一帶摩擦的濁音，它的功能相當低，只能配 i 及 ə，並且字數很少，也極少配鼻化元音。也就是說，/dz/音位的辨義功能不高，即使廢了/dz/也不怎麼影響語言的溝通。

其次是所謂的「有標性」(markedness)問題。

首先央元音是一種有標音(marked phoneme)，世界上的語言較少用央元音做為音位，有標音共時的地理分佈有限，在歷史上央元音趨向於變成邊緣的前元音或後元音，因此央元音的崩潰是自然的趨勢。(詳參洪惟仁 2001a)

æ 韻母是有標的元音結合，它違反了 SSP 原則，是一個「有標的」元音序列。æ 韻母在閩南語之中是一個罕見的音，它容易變成無標的 ue 或 e 是受了語音有標性的限制，這是泉州腔的普遍趨勢，屬有標結構崩潰的自然演變(洪惟仁 1996:153-154, 2003:146-150)；但是汐止方言的 æ 不像其他的泉州腔方言變成 ue 而變成 e 則是受到方言社會學的制約，向台灣優勢音靠攏了。

其次關於聲調的平調化和中調化也可以用有標性來解釋。升調是一種有標的聲調，它容易變成無標的平調，因此泉州音升調的平調是自然的傾向，低調或高調的中調化即是一種中和化，中和化則是區別性特徵簡化的過程，都是語音演變的自然傾向(詳參洪惟仁 2003:171-176)。

參考書目

- 王士元. 1974. 〈語言研究講話〉,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1-25。
- 李壬癸. 1975. 〈語音變化的各種學說述評〉, 《幼獅月刊》44:23-29。
- . 1989. 〈閩南語喉塞音尾性質的檢討〉, 台北·《史語所集刊》60.3:197-202
- 徐通鏞. 1991. 《歷史語言學》, 北京·商務印書館。
- 洪惟仁. 1993. 〈台灣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的競爭力分析〉, 收入《台灣方言之旅》pp.67-107 台北·前衛出版社。
- . 1993. 《台灣方言之旅》, 台北·前衛出版社。
- . 1995. 〈廈門音開合對調(flip-flop)的歷史原因〉, 曹逢甫、蔡美慧編《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pp.407-418。收入洪惟仁 1996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pp.201-214。
- . 1996.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 2000. 〈漢語送氣音與鼻音衍化的動機與類型〉, 學生書局《聲韻論叢》9:667-717。
- . 2001a. 〈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 學生書局《聲韻論叢》243-273
- . 2001b. 〈台灣漢語共時方言學：歷史與展望〉, 廈門大學·第七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
- . 2002,9/7 〈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地理、社會階層的相關性〉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語言研究所·首屆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 2003.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ü 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鍾露昇. 1967. 《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 油印本。台北·國科會報告。
- Baldi, P. and R. N. Werth. (eds) . 1978. *Reading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loomfield, L.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ynon, T. 197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ckett, C. 1958.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Ontario: Brett-Macmillan Ltd.
- King, R. 1967. Functional Load and Sound Change. *Language* 43.4: 831-851.
- Labov, W.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Word* 19:273-309.
- .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Lehman and Malkiel pp.171-176.
- .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 . 1978. *On the Use of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 reprinted in Baldi and Werth 1978.
- Lehmann, W. P. and Y. Malkiel (eds) . 1968.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1982. Linguistic variatio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he Atayalic dialects.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4: 167-91.
- Saussure, de F. 1959. (trans. by Wade Baskin) .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台北・文鶴重印。
- Selkirk, E. 1984. On the major class feature and syllable theory In J. In M. Aronoff and R. Oehreld (eds), *Language Sound Structure: Studies in Phonology Presented to Morris Halle by his Teacher and Studen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pencer, A. 1996. *Phonology*. Oxford: Blackwell.
- Steriade, D. 1994. Underspecification and Markedness. In J. Goldsmith (ed.),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Trask, R.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 Wang, W.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9-25.
- Chen, M. and W. Wang.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51.2: 255-281.
- Wang, W. and C. Lien. 1993.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 In Jones Charle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pp. 345-40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附錄】調查問卷說明

本文所討論的數據是根據汐止社會方言調查所得之調查資料，調查問卷較長，以下是與正文論題相關部分的調查詞項之說明。

1. 聲母部分

汐止聲母部分最重要的變項是〈入〉字頭聲母的l化，其次是〈語〉字頭因華語的影響逐漸消失。另外有一些個別聲母，汐止方言表現了向漳音靠攏的傾向。說明如下：

1.1 〈入〉字頭

閩南語韻書〈入〉字頭聲母相當於中古音的「日」母字。泉州音本來唸[dz-]，但許多方言早就變成[l-]，歸〈柳〉字頭了。汐止老年層尚保存[dz-]讀，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dz-]讀越來越少，而[l-]越來越多。

關於〈入〉字頭的字，本調查設計了包含「入來」、「日頭」、「寫字」、「富裕」、「豆乳」、「寒熱」、「十二」等共7個非陽聲韻字的詞項，及「忍耐」、「閏月」、「潤去」、「真韌」等4個陽聲韻字的詞項。這兩類字的變化速度不一樣。

1.2 〈語〉字頭

〈語〉字頭相當於中古音「疑」母，台灣的青少年有一部分受華語影響，失去了g-，變成無聲母，我們設計了「我」、「囡仔」、「國語」等3個詞來調查失去的情形。

1.3 送氣成分

漳泉之間的聲母相當一致，不過有些零星的字有不一致的情形，譬如「權」字，漳州唸khuən⁵，送氣；泉州唸kuan⁵，不送氣。這個字也在我們的調查範圍。

1.4 鼻音成分

漳泉之間有一種不規則對應，便是「去鼻化」的速度不同，古鼻音聲母，泉州音幾乎全部去鼻化，但是漳州音則保留更多鼻音(參見洪惟仁 2000)，本調查歸類為〈脈〉字類；有些沒有鼻音的字，漳腔音卻新生了鼻音，本調查歸類為〈夾〉字類。以下舉兩個重要的例字做為調查對象：

(1) 〈脈〉字：《彙音妙悟》屬〈西〉字母入聲，音beʔ⁸，不帶鼻音；漳州腔屬〈更〉字母入聲音/měʔ/[mẽʔ]，帶鼻音。本調查中設計的詞項是「節脈」，新派幾乎完全接受漳州音了。

(2) 〈夾〉類：《彙音妙悟》屬〈雞〉字母入聲，音kæʔ⁴，漳州腔屬〈更〉字母入聲音/gěʔ/[ŋẽʔ]。本調查中設計的詞項有：「夾菜」、「豆莢」，「夾」字青少年層完全漳州化，「莢」字則完全流失，答不出來了。

2. 元音部分

古泉州韻母的主要特色，一是央元音的保存；二是鼻化元音的高化，還有其他零星的變體。汐止方言有豐富的央元音，《彙音妙悟》時代的大部分韻母區別都保存在汐止方言裡。本文討論的變項以《彙音妙悟》為參考，包括了以下的韻母(擬音參見洪惟仁 1996)：

- (1) 央元音韻母：1.〈居〉*-i；2.〈恩〉*-in；3.〈科〉*-ə；4.〈雞〉*-əe
- (2) 鼻化音韻母：5.〈青〉*-ĩ；6.〈毛〉*-ŋ；7.〈關〉*uĩi；8.〈熊〉*āi
- (3) 其他韻母：9.〈梅〉*m；10.〈刀〉*-o；11.「罵」字*ma

以下逐韻討論，並列出例字加以說明：

2.1 央元音韻母

2.1.1 〈居〉字母

《彙音妙悟》的〈居〉字母*-i，汐止方言依然保存為一個獨立的韻類，多半唸[i]，有些人唸[u]，或者兩者自由變讀，本文中不加區別。這個韻類在漳州中其實分為二韻，凡屬中古〈遇三〉的字漳州腔唸 /i/，凡屬〈止開三〉或〈止開二〉的齒音精系和莊系字，漳州腔都唸 /u/，這個字類汐止腔有一分為二的趨向，全照漳腔化的台灣優勢音的字類分化。

另外〈居〉字母〈遇三〉的字，台灣優勢音有分為二類的傾向，部分字(如「煮」字)同安腔唸/u/，台灣優勢音傾向於唸同安腔，其餘的字照漳腔唸成/i/。因此〈居〉字母事實上可分為三類，本調查之詞項羅列如下：

- (1) 〈汝〉字類(遇三 1)：「汝」、「老鼠」、「箸」、「去」、「有佇咧」、「國語」、「豬肉」、「魚」、「蕃薯」、「順序」、「鋤頭」。
- (2) 〈煮〉字類(遇三 2)：「煮飯」、「服務處」、「選舉」、「證據」、「四書」、「北一女」。
- (3) 〈士〉字類止開二、三齒音：「士」、「史」、「事」、「四書」。

台灣優勢音〈汝〉類字傾向於唸漳音-i；〈煮〉類字傾向於唸同安音-u；〈士〉類字傾向於唸漳音-u。汐止方言有向台灣優勢音靠攏的傾向。

2.1.2 〈恩〉字母

《彙音妙悟》的〈恩〉字母*-in，汐止腔的老年層一般仍唸[-in]，但是有些少年層可能受華語影響唸成[ən]，在本研究中不加區別。為本韻的調查所設計的詞項包括：「手巾」、「芹菜」、「一斤肉」、「樹根」、「銀行」、「芎蕉」。「芎」字本不應歸入本韻，但汐止腔因過度修正(hypercorrection)，唸為 kən 或 kin，歸入〈恩〉字母了。

2.1.3 〈科〉字母

《彙音妙悟》的〈科〉字母在汐止方言仍保存[-ə]的唸法，但漳州腔分爲三類，新派因受漳州腔的影響，這個字母也跟著漳州腔分化爲三類，這三類命名舉例說明如下：

(1) 〈糶〉類：漳州腔唸合口呼/ue/，新汐止腔也跟著變成/ue/，這類字設計了一些調查詞項：「過節」、「揣頭路」、「炊糶」、「空課」、「撥死」、「回批」、「起火」、「卜也母」（要不要）、「也末」、「和尙」、「皮」、「飛」、「尾」、「歲」、「月」。

(2) 〈塊〉類：漳州腔唸開口呼/e/，新汐止腔也跟著變成/e/，這類字設計了一些調查詞項：「一塊」、「長短」、「到退」、「落雪」等。

(3) 〈糜〉類：漳州腔唸/mue⁵/，自成一韻，帶鼻音，十五音〈糜〉字母只有一個「糜」字。汐止青少年多半跟漳州腔，但是因爲汐止音系本來沒有/mue/，所以大部分去鼻化，唸成/bue/。

2.1.4 〈雞〉字母

《彙音妙悟》的〈雞〉字母汐止方言的老派唸成[-æ/-ue]，音值的微小差異不予計較，〈雞〉字母是最不穩定的一個韻，其他的三個韻還有很多青少年保存，但是〈雞〉字母的[-æ/-ue]讀在青、少兩個年齡層已經全軍覆滅，差不多全部漳州化了，這一個韻類可細分三個字類：

(1) 〈街〉類：漳州腔屬〈稽〉字母，音/e/，字數很多。

(2) 〈提拿〉字：這個字泉州腔有兩讀：thæʔ⁸和 thəʔ⁸，汐止老派多半讀做 thæʔ⁸，也有念 thəʔ⁸和唸做 thueʔ⁸，漳州音讀 theʔ⁸。新派已經全部唸 theʔ⁸，韻尾喉塞音丟失的人 theʔ₂₂變成 the₂₂。

(3) 〈做〉字：這個字汐止腔原唸/cere³/[tsæ₁₁]，現在即使老年層都移借了漳州音/co³/，和/cere³/有分工的關係，/co³/只用於「做工」、「做空課」等有工作之義的詞，/cere³/用於「做餅」、「做糶」等有製造之義或「做人」、「做媒人」等有擔當之義的詞。

漳州《十五音》屬〈稽〉字母/e/的白讀字，有一部分唇音字，在泉州《彙音妙悟》歸入〈杯〉字母/ue/，如：「八」、「買賣」、「寫批」、「袂」（不會）等，這類字在漳州腔和〈雞〉字母同韻/e/，汐止青少年的〈雞〉字母字雖然已經全部漳州化，但是這類唇音字卻還是唸/ue/，完全沒有漳州化。

泉州腔的鼻化非低元音有普遍高化的情形，如漳州音 ě ~泉州音唸 ĭ，漳州音 õ ~泉州音 η 之類，老派汐止音仍然保存泉州音高化的唸法，新派則逐漸漳州化了，爲了調查這些變體我們設計了以下幾類字：

2.2 鼻化音韻母

2.2.1 〈青〉字母

《彙音妙悟》〈青〉字母的字，泉州念 -ĩ，漳州音唸 -ẽ，汐止老派皆讀泉州

音，新派雖然大多數仍然唸 $\tilde{ɿ}$ ，但是已經有部分受到漳州音影響，爲了調查這些變體我們設計了以下幾個詞：「姓」、「青盲」、「生_田」、「三更」、「_半暝」、「_破病」等 7 個詞。

2.2.2 〈毛〉字母

這個字母雖然涵字不多，但是所涵字之間變化的方向有很多差異性。

(1) 〈毛〉字：泉州音所有的 $*\tilde{o} \rightarrow \eta$ ，所以「糖」 $th\tilde{o} \rightarrow th\eta$ ，「兩」 $n\tilde{o} \rightarrow n\eta$ ，「毛」 $m\tilde{o} \rightarrow m\eta$ ；漳州腔大部分方言也有 $*\tilde{o} \rightarrow \eta$ 這條音變規律，但是響音(sonorant)聲母的音節，如「兩」 $n\tilde{o}$ 、「毛」 $m\tilde{o}$ 不變。台灣優勢腔是「漳泉濫」，「兩」採泉音 $n\eta$ ，但「毛」採漳音 mo ，汐止新派的發展完全走台灣優勢音的混合路線。

(2) 〈物〉字：泉州音讀 $m\eta?$ ⁸，漳州音讀做 $mi?$ ⁸。汐止老派保持泉州音，新派則有逐漸漳州化的趨勢。

2.2.3 〈關〉字母

《彙音妙悟》〈關〉字母 $*u\tilde{i}$ 包含了一些合口字，汐止方言老派唸成 $-u\tilde{i}$ ，但這個字母在漳州腔分成二類，汐止新派受偏漳的台灣優勢音影響，也有分化的情形：

(1) 〈橫〉類：「橫_直」、「關_門」二字老派唸 $hu\tilde{i}^5$ 、 $ku\tilde{i}^1$ ，新派的有一半左右唸 $hu\tilde{ai}^5$ 、 $ku\tilde{ai}^1$ 。這類字漳音 $u\tilde{a}$ ，讀 $-u\tilde{ai}$ 是同安腔，台灣優勢音傾向於接受同安音 $-u\tilde{ai}$ 。

(2) 〈縣〉類：「_{台北}縣」、「懸_(高)」、「慣_勢」這兩個字，汐止老派唸 $-u\tilde{i}$ ，同安腔 $-u\tilde{ai}$ ，台灣優勢腔唸漳音 $kuan$ ，汐止新派已經全部變成 $kuan$ 。

2.2.4 〈熊〉字母

《彙音妙悟》〈熊〉字母讀 $*\tilde{ai}$ ，但是文獻上泉州方言有其他的變體，如 $\tilde{ɿ}$ ，現在雲林褒忠的老派仍有這種讀法，現代泉州音普遍變 $u\tilde{i}$ ，和〈關〉韻 $u\tilde{i}$ 混同，汐止方言老派少數唸 $u\tilde{i}$ ，另外有少數字唸 \tilde{ai} ，如「_倒反」唸 $to^3 p\tilde{ai}^2$ ，「_研粉」唸 $\eta\tilde{ai}^2 hu\tilde{n}^2$ 。這種音讀和同安腔相同，我們很容易斷定爲同安腔，實際的分佈可能不限於同安腔。據考證《彙音妙悟》唸 $*\tilde{ai}$ (洪惟仁 1996)，汐止方言老派和同安腔沒有什麼接觸⁷，不太可能出現這種沒落的音讀，所以我們把 \tilde{ai} 讀和 $u\tilde{i}$ 讀都看成是汐止方言的古讀。也就是說，在古汐止方言， \tilde{ai} 讀和 $u\tilde{i}$ 讀曾經是競爭的兩種方言變體， $u\tilde{i}$ 讀略佔上風。不過現代汐止方言這兩種變體都沒落了，這類字在台灣漳腔唸 $-i\eta$ ，汐止老派已經深刻的漳化，除了「_倒反」外，新派差不多已經全部隨著台灣優勢音漳化了。本調查爲這個變項設計了以下 7 個詞：「₃₄」(硬)、「_頭前」、「_戶奠」(門檻)、「反_月」(翻面)、「_倒反」(相反)、「_房間」、「_還」等。

⁷ 北部的同安腔分佈在淡水、北投、三重埔、蘆洲一帶。參見洪惟仁 1993。

2.3 其他

2.3.1 〈梅〉字母

《彙音妙悟》〈梅〉字母只收三個字⁸：「姆」 m^2 、「不_(毋)」 m^7 ，這兩個字漳泉同音，另一個字是「梅」：白話音泉州音 m^5 ，漳州音 bue^5 ；另外有「媒儂」 hm^5lang^5 的「媒」 hm^5 ：白話音泉州音 hm^5 ，漳州音 mue^5 ，這兩個字漳泉音不同，汐止新派方言多向漳州音即台灣優勢音靠攏。或者為文讀音 mui^5 所取代。又「不_(毋)」《彙音妙悟》注為陽去聲，台北的安溪腔老派多半唸陽平聲 m^5 。

2.3.2 〈刀〉字母

《彙音妙悟》〈刀〉字母*-o的字類漳泉本沒有方言差，都唸[o]，和〈姑〉字母[c]對立，但是以台南為中心的台灣南部方言的老派〈刀〉字母的字傾向於唸[ɤ]，這種音值正逐漸傳播到台灣的其他地區。這個趨勢在新派越來說明顯，差不多已經成為新派的台灣優勢音。汐止的新派也開始受到影響。

2.2.3 〈罵〉字

閩南語基本詞彙之一的「罵」字唸的是個文讀音，漳州音 me^7 ，泉州音 ma^7 ，汐止老派全部讀 ma^7 ，但新派逐漸唸漳州音 me^7 。

以上是有關元音的變體。這些變體之間主要是元音的差別，但是在閩南語音韻史上，元音的變化往往會牽連到介音，尤其是合口介音的變化(詳參洪惟仁 2001a)，致漳泉之間有開合的區別，譬如「火雞」漳州音 hue^2ke^1 ，泉州音 $hə^2kəe^1$ ，都是開口音；廈門音 he^2kue^1 ，合口音，漳州音和廈門音正好開合口相反(詳參洪惟仁 1995)。這是後來的發展，我們還是把這些差異都歸為元音的區別。

3. 介音部分

3.1 齊齒介音

漳泉之間齊齒介音通常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字泉州腔特別是泉州市腔唸開口，譬如「₋雙」 $sang^1$ 、「₋奇」 kha^1 、「奇_數」 kha^1 、「_穿針」 cam^1 等。這些字漳州音多了一個介音-i。台灣優勢音多半同漳音：「雙」 $sian^1$ 、「奇_數」 $khia^1$ ，不過「₋奇」 kha^1 採泉州音，汐止老派則「₋雙」 $sang^1$ 採泉州音，「奇_數」 $khia^1$ 多採漳音，但是老派採漳音有一點奇怪，可能安溪腔本來「₋奇」 $khia^1$ 、「奇_數」 $khia^1$ 都是齊齒音，尚待進一步調查。

⁸ 當然不止三個字，我們還可以舉：「樹莓」(果名) $chiu^7m^5$ 的「莓」，「花莓」的「莓」(花蕾)，「茅草」 hm^5chau^2 的「茅」，「默默」(沉默)的「默」 hnh^8 。

4. 聲調部分

4.1 主聲調

汐止方言和一般的台灣話一樣有 7 個聲調，每一個調類都有本調和變調，所不同的是調值保存了一些泉州音的特色。但是這些特色正在急速向台灣優勢音靠攏，比較明顯的有：

4.1.1 陽入聲的升調調型正在平調化

陽入聲老派仍有一些人保存升調/23/的調讀，但是多半和高平調/33/、中平調/22/自由變讀，新派則完全變成中平調。台灣西部彰化以北、花蓮以北陽入聲以中平調的調讀佔優勢，汐止是正在向這個優勢靠攏。

4.1.2 喉陽入喉塞音韻尾消失中

陽入聲變成中平調/22/之後，開音節陽入聲(如「著」tio₂₂)⁹和陽去聲的中平調/22/(如「趙」tio₂₂)唯一的區別只是陽入聲有一個喉塞音韻尾[-ʔ]，這個韻尾在變調的位置會自然消失，只能出現在本調位置。由於語音太相似，北部閩南語的陽入喉塞音韻尾正在消失中，陽去、陽入混同，這個趨勢也表現在汐止方言。

4.1.3 陰上變調升調平調化

泉州音的特色之一是陰上聲變調唸升調/23/，如台灣優勢音「永遠」ing₃₃uan₃₁，唸成 ing₂₃uan₃₁，現在新竹、鹿港、台西等所謂「海口腔」仍然這麼唸，但是在汐止這個升調只存在於老派，新派急速向台灣優勢音靠攏，平調化了。

4.1.4 陽平中調化

泉州音的陽平變調和陽去變調混同，因此陰平「新學院」sin₂₂hak₁₀inn₂₂和陽平「神學院」sin₁₁hak₁inn₂₂不同音；但是陽平變調：「流水」和陽去變調「漏水」混同了，都是 lau₁₁cui₃₁。偏漳的台灣優勢音則相反，陽平混同於陰平「新學院」同於「神學院」，都是 sin₂₂hak₁inn₂₂；但是「流水」lau₂₂cui₃₁和「漏水」lau₁₁cui₃₁則有區別。汐止方言的陽入變調正在漳腔化之中。

4.2 隨前變調

所謂「輕聲」就是「失調」(lost of tone)，而成「無調」(toneless)，也就是失去在構詞層次的調類(即俗所謂「八音」)區別，但是體現在語音層次時一定要有一個調型給它，這時台灣話的輕聲表現了兩種可能：一種是依「預設規則」(default rule)，給它一個低調，這類輕聲謂之「固定低調輕聲」；另一種是不依「預設規則」得到低調，而由前字傳調(tone spreading)而來，所以這種輕聲調的調型一定是跟前字調調尾相同，這類輕聲謂之「隨前變調輕聲」(詳參洪惟仁 1996b)。

⁹ 閩南語音韻學家一般接受李壬癸 1989 的看法，認為閩南語的喉塞音韻尾不是一個音位，只是入聲的一個附帶語音性質。

兩類輕聲體現規則在所有台灣話的輕聲詞中成「競爭關係」，「隨前變調輕聲」出現在最常用詞，逐漸向其他的輕聲詞拓展領域，孳生力越來越大(詳參洪惟仁 1995)，成「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 現象，有些輕聲詞兩讀，有些則只能讀隨前變調了。但是拓展的領域多大？每一個方言不同，甚至每一個個人也不同，這是社會語言學及詞彙擴散理論最好的研究題材。

汐止方言的「隨前變調」有三個特色：

4.2.1 入聲詞幹

入聲的調尾事實上是個「默音拍」(mute mora)，只佔著一定的音長單位，但是沒有聲音，當然也沒有聲調，沒有聲調傳什麼調呢？於是便有兩種不同的傳調策略，台灣優勢音當需要傳調時，給這個「默音拍」一個「預設低調」(default low tone)，所以所有入聲詞幹後面的隨前變調調型都承傳一個低調(洪惟仁 1996b)，我們稱為「預設低調」類型；但是汐止方言的傳調規律相當特別，汐止大多數可以不採用「預設低調」，而是跳過入聲韻尾，直接從元音的調尾得到調型來承調，我們稱為「元音傳調」類型。請看以下(4-7)的例子：

	台灣優勢音	汐止方言
(1) 真的	cin ₃₃ nē ₃₃	cin ₃₃ nē ₃₃
(2) 大的	tua ₂₂ e ₂₂	tua ₂₂ e ₂₂
(3) 小(細)的	se ₁₁ e ₁₁	se ₁₁ e ₁₁
(4) 薄的	po(?) ₃₁ e ₁₁	po(?) ₂₂ e ₂₂
(5) 熟的	sik ₃ e ₁₁	sik ₂₂ e ₂₂
(6) 鐵的	thi(?) ²¹ e ₁₁	thi(?) ₂₁ e ₁₁
(7) 金色的	kim ₂₂ sik ₂₁ e ₁₁	kim ₂₂ sik ₂₁ e ₁₁

4.2.2 豐富的孳生力

汐止隨前變調規律適用領域非常廣，孳生力(productivity)比台灣普通腔大得多。比如台灣話的趨向補語一般「來」讀隨前變調輕聲，「去」讀固定低調輕聲。但是汐止方言的隨前變調不但可以適用於「來」字，也適用於「去」字、「柵」tiau⁰字等。本調查設計的輕聲詞有：

- (1) 稱謂詞尾「仔」=a：「阿珠仔」、「阿蘭仔」、「阿狗仔」、「阿賜仔」、「阿樹仔」、「阿德仔」、「阿伯仔」、「阿達仔」、「阿石仔」等。
- (2) 名物化詞尾「的」=e：「真的」、「假的」、「大的」、「細的」、「紅的」、「烏的」、「生的」、「熟的」、「厚的」、「薄的」、「銅的」、「金的」、「銀的」、「鐵的」、「金色的」、「銀色的」
- (3) 完成態詞尾「矣」=a：「輸矣」、「贏矣」、「走矣」、「去矣」、「壞矣」、「捌矣」、「好額矣」、「戲搬煞矣」。
- (4) 進行態詞尾「咧」=lə/le：「佇咧」、「坐咧」、「khu⁵咧」、「吊咧」、「倒咧」、「趴咧」、「mo?⁴咧」、「縛咧」、「提拿咧」。
- (5) 時間(月份)詞尾：「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月份在台灣優勢音是隨前變調，但在汐止方言唸隨前變調的較少，尤其是青少年幾乎沒有。

4.2.3 多音節傳調

汐止方言隨前變調豐富的孳生力也可以從另一特色看出來：多音節傳調。一般的台灣話，隨前變調只限於一個音節，但是汐止方言可以傳二個音節。請比較以下的語料：

	台灣優勢音	汐止方言
(1) 擔・起來	tā ₃₃ khi ₁₁ lai ₁₁	tā ₃₃ khi ₃₃ lai ₃₃
(2) 坐・落去	ce ₂₂ lo ₁₁ khi ₁₁	ce ₂₂ lo ₂₂ khi ₂₂
(3) 縛・起來	pak ₃ khi ₁₁ lai ₁₁	pak ₂₂ khi ₂₂ ai ₂₂
(4) 剝・落來	pak ₂ lo ₁₁ lai ₁₁	pak ₂₁ lo ₁₁ lai ₁₁

(3,4)的例子顯示，不但二字輕聲詞可以承調，並且入聲詞幹傳的是元音的調尾。這種元音傳調類型流行於台北盆地，汐止方言只是一個標本。台北的這種入聲元音的傳調規律孳生力比一般的台灣話強的多。

4.3 「仔」前變調

汐止小稱詞尾「仔」和台灣優勢音一樣都唸高降調/a₃₁/，沒有「翹翹板現象」(tonal polarity)，但是「仔」前字調有豐富的變異。

4.3.1 低調中調化

台灣優勢音的「仔」前變調規則是「仔」前字的原變調低調中調化：原變調如果是低調/11/的全部變中調/22/。譬如「樹根」chiu₁₁kin₃₃，「樹仔」chiu₂₂a₃₁，「樹」字接一個有調音節時唸 chiu₁₁，但在「仔」前唸 chiu₂₂，低調變中調。汐止方言有一半老派唸原變調、一半中調化，但是新派差不多都中調化了，顯示台灣優勢音的影響力。

4.3.2 高調中調化

汐止「仔」前字調，有部分發音人，尤其是中青年約有一半發生了高調中調化現象，如「狗仔」唸成：kau₂₂a₃₁，「囡仔」唸成 gin₂₂a₃₁，於是「桌仔」和「刀仔」混同為 to₂₂a₃₁。

4.3.3 高調升調化

另外有一部分人，高調升調化，因此「狗仔」唸成：kau₂₃a₃₁，「囡仔」唸成 gin₂₃a₃₁，這個升調化可能是中調化之後再升調化，也可能是保留汐止陰上變調/23/的古調值，然後類化到其他的高調，一時難以斷定。

爲了調查汐止的「仔」前變調，我們設計的調查詞項有：「刀仔」、「溝仔」、「柑仔」、「金仔」、「狗仔」、「囡仔」、「印仔」、「猴仔」、「弦仔」、「蟬仔」、「樹仔」、「芋仔」、「橐袋仔」、「粟仔」、「角仔」、「竹仔」、

「桌仔」、「椅仔」、「鐵仔」、「鴨仔」、「夾仔」、「賊仔」、「草蓆仔」、
「藥仔」、「沙石仔」。

中文摘要

本文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探討台灣最古老的泉腔方言之一：台北縣汐止市方言進行中的音韻變化。研究顯示這個方言正依照詞彙擴散、結構擴散的原理，進行著音變。

汐止方言的音變可分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外在因素指汐止方言特殊的變體因為普通台灣腔的壓倒性優勢，以及華語在政治、文化、教育上強大影響力而發生的變化；內在因素指的是音位的功能負荷和有標性或音韻結構觸發的變化，內外兩者對於汐止的音變都扮演著同樣重要的作用。譬如由/dz/變/l/，顯然是因為/dz/的功能負荷太低，央元音的崩潰以及聲調的平調化與中調化乃歸因於音位的、以及音韻結構的有標性。但是如果沒有外在因素的影響這些變化不可能這麼快進行。

On-going Sound Changes in Sikci Dialect: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Minnan in Sociolinguistic Standpoint

Yuan Ze University
National TaiChung Teachers College

ANG Uijin

Summary

This is a case study of on-going sound changes in Sikci Dialect, one of the oldest variety of Quanzhou dialect, in Taipei County, from a sociolinguistic standpoint. The data show that the sound changes proceeds in the manner of lexical diffusion and structural diffusion.

Sound changes of Sikci dialect are triggered by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External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decline of special variants of Sikci dialect under the overwhelming influ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and due to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redominance of Mandarin. However, internal factors play an equally important role in effecting sound changes in Sikci dialect. These factors are functional load, markedness of phonemes and phonological structure that motivate sound changes and determine the course of changes. For example, the change of /dz/ to /l/ has a bearing on functional load, and the collapse of central vowels and the tone leveling or mid-toning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markedness of phonemes or phonological structure. But it may not be so quick if lack of the triggering of external factors.